

在會談中，薩馬蘭奇談到，最徹底的辦法是通過投票來驅逐台灣，但這存在一定風險。他分析說，雖然國際奧委會的八十五名委員中，只有八名來自台灣，但「那交一關係的國家，但鑒於國際奧委會委員們大都持獨立立場，他們不會聽命於本國政府的旨意，所以，表決結果很難預料。薩馬蘭奇認為，從策略上考慮，可以提出要求台灣改名方案，估計台灣不會接受，這就開國際奧委會一個理由，可以將台灣除名或停止其會籍。

在會談間隙之餘，這位國際奧委會領導人遊覽了八邊鎮長城。面對眼前那蜿蜒起伏的巨龍，他對這一古代宏偉工程讚不絕口，並若有所思地說：這樣一種大氣概，有朝一日肯定會讓中國運動員重返奧林匹克的大舞台！

李景賢

從一九七八年到二〇〇八年，在整整三十年中，薩馬蘭奇二十九次訪問了中國。他誠懇地說：「我從中國收穫了愛與友誼」；「在我一生所得到的無數榮譽稱號中，「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這一稱號最珍貴。

薩翁此言不虛，他之所以成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除以上所列各項因素外，還因為：薩馬蘭奇一九七九年第一次訪華後，帶著一個擁有多億人口的世界大國，居然還不是國際奧委會成員，這種憤懣心情，為徹底改變這一狀況而四處奔走，協助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做了大量工作。在次年舉行的國際奧委會會議上，中國重返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的決定終於得以通過。

一九九〇年，當北京表明申奧意向後，薩馬蘭奇組織國際奧委會六十多名委員，來北京參加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開幕式。這一史無前例的舉動，可算是薩翁為協助北京申奧進行一次「預熱」。

北京第一次申奧以兩票之差失利，這也成了薩翁心中之痛。一九九七年，他觀看完中國第八屆全運會開幕式後感慨地說：「在我任主席期間，國際奧委會會沒有回到它的發源地希臘。另一個則是二〇〇〇年的跨世紀奧運會沒有屬於北京。

第二個錯誤我們已經糾正了，希望在我離任之前，可以糾正第二個錯誤。」他還動情地說：「北京申奧成功之日，便是我光榮退休之時。」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三日，這個第二個錯誤也被「糾正」了過來，薩翁終於實現了「離任前這個最大心願」，兩天後即讓位給羅格先生。作為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不能參加表決，因而表面上也就沒有投上北京一票，但他從一九七七年起為北京申奧所說的每一句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沉甸甸的，早已濃墨重彩地記在奧林匹克的「帳本」上。

薩翁的中國情結



二〇〇八年初春，當北京奧運聖火在中國境外傳遞受到干擾時，薩馬蘭奇勇敢地站了出來，明確表示反對「奧運政治化」，並譴責那些在人權問題上指責中國的國家，要它們「先看看自己是否抱有什麼政治目的」。在北京奧運會閉幕後，薩馬蘭奇興奮地盛讚這次奧運會，說它「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屆奧運會」。

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薩馬蘭奇對中國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災難深表同情，他讚揚中國的抗災精神，說這種精神與奧林匹克精神「脈相承」。

薩馬蘭奇不遺餘力地將中國體育推介給全世界，把乒乓球、羽毛球、跳水、女子舉重這些中國優勢項目，逐一列入奧運會的正式賽程，使得「中國軍團」也成為金牌大國。

就在今年三月四日，薩馬蘭奇告訴我國媒體人員，他一定要來上海參加世博盛會。令人惋惜的是，在離上海世博開幕只有十一天的時候，他就駕鶴西去。這位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為北京奧運會的申辦、籌辦和舉辦，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的英名與偉業，將永遠活在中國這片懂得感恩的土地上。

艱難的沉默

張達明

晚年的劉伯承，堅決拒看一切戰爭片，對此，他這樣解釋：「我們犧牲一位戰士，他的全家都要悲傷啊！這會給那個家庭帶來多大的損失啊！同樣一個國民黨士兵死了，也會殃及整個家庭。他們都是農民的子弟，一場戰爭要損傷多少家庭啊！就是因為這個，每在戰前，我們連覺都睡不好。現在戰爭結束了，就不願意看、怕看戰爭的場面……我就從從大堆大堆我們的兄弟、父老、親人的屍體上爬過來的，我至今仍看到他們鋪設的一條血肉模糊的路。」

「敵人一樣，他們也是我們的同胞啊！」

劉伯承的二兒子劉太行回憶和父親的一次交談，他問劉伯承：「淮海戰役打那麼漂亮，可為什麼從未聽您在我們面前提起過一次呢？」劉伯承頓時陷入了深思，好久才說：「你知道你問我的這些問題，我想到的是什麼嗎？千百萬的年輕軍民要娶妻，多少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裡很不安，你要我怎麼說呢。我根本不願意去想，就連看電影都不看打仗的。」或許是為了自己心靈獲得一份安寧，一九七三年，八十一歲高齡的劉伯承徹底失憶，從此長期住院療養，直至一九八六年十月逝世。

劉伯承選擇了失憶這一獨特的迴避方式，來求得自身心靈的安寧，而在這樣一個喧嘩的年代裡，他的這種沉默看似異常艱難，卻讓我們體會到，一位偉大的軍事家對戰爭的反思和所達到的境界，不僅遠遠高於同一代人，更遠遠高於下一代人，這也是讓我們對他格外敬重的地方。



去年一個寒風凜冽的冬夜，我慕名前去復旦聆聽一位教授的講座。因家庭出身問題，該教授年少時不能考大學，只得在碼頭當工人，他利用工作之餘苦讀書籍，後被上面沒收了全部書籍。沒了書，他就用耳朵聽，當時碼頭上有來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各地方言的不同發音使他發生了濃厚興趣，十年後他考入復旦研究生，現成為蜚聲中外的語言文字學家。

教授的故事，對我觸動很大，使我想起小時候為讀書而經歷的種種窘事。那時，我家住在一個擁擠不堪的大雜院裡，住在院子裡的還有當教師的堂叔，他家的空房子裡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書，不折不扣就是一個書庫。年少不懂事的我，總是在門前東瞅西望望，然後趁人不注意的時候，跑到「書庫」裡汲取知識的營養。

一次，我正在如飢似渴地尋找我需要的書，生性暴戾的孺子突然出現在門口，她扯開嗓子咋呼：這裡是不是有隻大老鼠啊，呼啦呼啦的，吵得我們不得不休。恰巧，母親在屋裡聽到了，生氣地把我拉了回來，狠狠地訓了我一頓，問還敢不敢去看書了。就這樣，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成堆的書摺在那兒，又無書可讀。

有好幾次，我忍不住問父親，你怎麼不是老師呢，要是那樣，我就可以看到我喜歡的圖書了！父親每每聽到這樣的話，就深深地吧頭埋下，久久地沉思着……後來我才明白，爺爺是軍人，青年時期就英勇地為祖國犧牲了，為了維持生計，父親不得不很小就開始承擔起家裡的重擔，和奶奶相依為命，日夜不停地操勞。父親年少時，哪有條件讀書啊！想起不經意間對父親帶來的傷害，我的眼睛濕潤了。

很快，我要升初中了，母親照樣去村裡為我借書，可是午飯時間都過去很久了，母親還未回來，直到傍晚，母親才跌跌絆絆地返回，眉頭緊皺喃喃自語：「怎麼辦呢，書借不到了……」。這時，外面來了兩輛拖拉機，「突突」地響着，原來是印刷廠把新書送到堂叔家裡了。眼睜睜地看着一疊疊新書堆在院子角落裡，清香的油墨味遠遠地飄了過來，我的鼻子酸酸的，就像被固定的雕塑一樣，久久地佇立在那裡不能動彈。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當母親發愁時，姐姐的摯友——在城裡讀書的梅楨姐姐給我送來一套新書，終於解了燃眉之急。

沒有新書的困境終擋不住我對讀書的渴望。梅楨姐姐去省城讀大學後，她的書全部留給了我，詩歌散文、科幻小說、英語諺語等等，應有盡有，我讀到了許多農村孩子讀不到的好書，大大拓展了知識視野，陶冶了情操修養，培養了寫作興趣。辛苦的付出總有回報，至今，北京、香港、上海、杭州等城市的重要報刊已經刊出我的文學作品。每當我的作品發表之時，我都向父母報喜，向他們朗讀我的文字，他們心領神會的表情、分外舒展的眉頭讓我欣喜不已。

近年來，從高中到博士，從浙江到上海，不論我到哪兒，總是隨身帶着幾隻重重的大箱子，同學、同事們都非常好奇，以為我帶了電腦等寶貴物品過來，其實裡面全是書。家裡更是藏書無數，每次回家，母親總叨叨着，這些書太佔地方了，乾脆把它們賣掉算了，我馬上抗議，說這些書未經過我的允許，誰也無權賣掉，這可是我二十年來的心血啊！

循着書香方向

紀江明

去年一個寒風凜冽的冬夜，我慕名前去復旦聆聽一位教授的講座。因家庭出身問題，該教授年少時不能考大學，只得在碼頭當工人，他利用工作之餘苦讀書籍，後被上面沒收了全部書籍。沒了書，他就用耳朵聽，當時碼頭上有來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各地方言的不同發音使他發生了濃厚興趣，十年後他考入復旦研究生，現成為蜚聲中外的語言文字學家。

教授的故事，對我觸動很大，使我想起小時候為讀書而經歷的種種窘事。那時，我家住在一個擁擠不堪的大雜院裡，住在院子裡的還有當教師的堂叔，他家的空房子裡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書，不折不扣就是一個書庫。年少不懂事的我，總是在門前東瞅西望望，然後趁人不注意的時候，跑到「書庫」裡汲取知識的營養。

一次，我正在如飢似渴地尋找我需要的書，生性暴戾的孺子突然出現在門口，她扯開嗓子咋呼：這裡是不是有隻大老鼠啊，呼啦呼啦的，吵得我們不得不休。恰巧，母親在屋裡聽到了，生氣地把我拉了回來，狠狠地訓了我一頓，問還敢不敢去看書了。就這樣，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成堆的書摺在那兒，又無書可讀。

有好幾次，我忍不住問父親，你怎麼不是老師呢，要是那樣，我就可以看到我喜歡的圖書了！父親每每聽到這樣的話，就深深地吧頭埋下，久久地沉思着……後來我才明白，爺爺是軍人，青年時期就英勇地為祖國犧牲了，為了維持生計，父親不得不很小就開始承擔起家裡的重擔，和奶奶相依為命，日夜不停地操勞。父親年少時，哪有條件讀書啊！想起不經意間對父親帶來的傷害，我的眼睛濕潤了。

很快，我要升初中了，母親照樣去村裡為我借書，可是午飯時間都過去很久了，母親還未回來，直到傍晚，母親才跌跌絆絆地返回，眉頭緊皺喃喃自語：「怎麼辦呢，書借不到了……」。這時，外面來了兩輛拖拉機，「突突」地響着，原來是印刷廠把新書送到堂叔家裡了。眼睜睜地看着一疊疊新書堆在院子角落裡，清香的油墨味遠遠地飄了過來，我的鼻子酸酸的，就像被固定的雕塑一樣，久久地佇立在那裡不能動彈。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當母親發愁時，姐姐的摯友——在城裡讀書的梅楨姐姐給我送來一套新書，終於解了燃眉之急。

沒有新書的困境終擋不住我對讀書的渴望。梅楨姐姐去省城讀大學後，她的書全部留給了我，詩歌散文、科幻小說、英語諺語等等，應有盡有，我讀到了許多農村孩子讀不到的好書，大大拓展了知識視野，陶冶了情操修養，培養了寫作興趣。辛苦的付出總有回報，至今，北京、香港、上海、杭州等城市的重要報刊已經刊出我的文學作品。每當我的作品發表之時，我都向父母報喜，向他們朗讀我的文字，他們心領神會的表情、分外舒展的眉頭讓我欣喜不已。

近年來，從高中到博士，從浙江到上海，不論我到哪兒，總是隨身帶着幾隻重重的大箱子，同學、同事們都非常好奇，以為我帶了電腦等寶貴物品過來，其實裡面全是書。家裡更是藏書無數，每次回家，母親總叨叨着，這些書太佔地方了，乾脆把它們賣掉算了，我馬上抗議，說這些書未經過我的允許，誰也無權賣掉，這可是我二十年來的心血啊！

梁實秋北碚故居：雅舍

蔣元明



我的故鄉在重慶北碚，長期在北京工作生活，北京算是第二故鄉了。而梁實秋正好相反，他出身北京，北大教授，抗戰時到北碚住了八年，稱北碚為第二故鄉。去年秋天我回故鄉去，特地去探訪了梁實秋在北碚的雅舍故居。

深秋的北碚，天上飄着毛毛細雨，我舉着傘，穿行在老街上，街邊的梧桐樹幾十年了，好多地方成了林蔭道。因為北碚城區分為新、老兩部分，所以老街基本都保留了，什麼「中山路」、「南京路」、「解放路」，不僅能依稀找到少兒時逛街的感覺，而且還有歷史的滄桑感。

北碚城不大，但很有味道：背靠風景秀麗的晉雲山，清清的嘉陵江從東邊貼身而過，如瀑布般傾瀉的北溫泉近在咫尺，還有大學、圖書館、廣場，特別是動物園，更有評書茶館、河水豆花、醃糟湯圓……有山有水，古色古香，氣候宜人，川音悅耳。抗戰時，國民政府的機關、教育、文化等單位上百家雲集北碚，眾多文化名人老舍、冰心等相聚這裡，北碚一時成了「陪都的陪都」。這裡離重慶百八十里，水路、公路、鐵路，現在又加高路、環城公路，號稱「重慶後花園」。

路上問了幾個行人，「雅舍？沒聽說過呀」。回答並沒讓我失望。因為我看過地圖，大方向知道，只是想測試雅舍在故鄉人中的知名度。最後拐上碚青公路，在城中又叫天生橋路，再問街邊一青年，他用手一指說，對面黃角樹下！

走到跟前，黃角樹旁，有一大石立着，上邊大書「雅舍」二字，正是梁實秋的手筆。沿着二三十級小石階上去，就是梁實秋故居了。

這地方我很眼熟，就在城邊上，公路旁，再過去一點就是西南師範學院和西南農業學院，現在兩校合併為西南大學。過去這裡只是一條公路，現在公路兩邊都蓋了房子，變為城區了，大變模樣。

故居在半山坡上。當年梁實秋和友人合資了這幾間房子，為了郵遞方便，又用友人夫人龔業雅的名字，取名「雅舍」。所謂雅舍，用梁實秋的話說，就是「六間房，可以分為三個單元，各有房門對外出入，是標準的四川鄉下的低級茅舍。窗戶要糊紙，牆是竹篾糊泥刷灰，地板顛悠悠的吱吱作響」。但一個「雅」字，不僅透着梁實秋的信息，也給幾間茅舍平添了幾分雅趣。梁在當時呼朋喚友，一批文化人時常聚集到這裡，一壺清茶，高談闊論。一次，冰心誇她的朋友圈裡的男人中，梁實秋最像一朵花，色、香、味、才、情、趣皆備，引得在座的男士一片「憤然」。得才女如此青睞，才子加雅士已有幾分醉意的罷。

更主要的是，學貫中西、一肚子墨水的梁實秋總算有了屬於自己的地盤，可以筆走龍蛇。況且妻小又不在身邊，獨守長夜，更有秋風秋雨，論戰不再，於是尋覓閒情逸致，從身邊的人和事說開去，先談雅舍，再說小孩，然後男人、女人、飛鳥、豬狗，握手、下棋，理髮、洗澡，等等，如秋水般流出，一篇篇冠之以「雅舍小品」的散文隨筆就排成鉛字，平實簡樸、雅潔恬淡、灑脫幽默，一時成了讀者的最愛；後結集出版，更是一版再版，據說「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一

雅而不可收，梁實秋又先後出版了《雅舍小品續集》、《雅舍小品三集》、《雅舍小品四集》，以後還有《雅舍雜文》、《雅舍談吃》、《雅舍散文》。

《雅舍小品》，奠定了梁實秋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的獨特地位。

拾級而上。眼前的雅舍，已經是六十多年後重新找回來加以重修的青磚瓦房了。房前房後綠樹掩映，選圍以竹籬。

將雨傘放在門邊。進門見一中年女人坐在桌子後邊看書。她抬頭將我打量了一下說，看吧，隨便看，今天人多不多。

六間房子全部是展室，牆上是圖片和文字，下邊展櫃裡是書和一些實物。六間房子不僅裝下了梁實秋在北碚的八年，也裝下了他一生的經歷。北碚鄉親對梁實秋不薄啊！從古到今不說，單是抗戰時期在北碚生活過的文化名人就不少，但如今在北碚地圖上能看到的名人故居就兩三處，特別是為尋找這幾間茅草房，北京、北碚兩地的專家學者歷經數年的考證、尋訪，最後還是老舍的夫人憑畫家的記憶畫出草圖才得以確定的。

轉到最後一間展室，我回身見到一名女孩，覺得不孤單了，問她是哪裡人，她說是西南大學的。我問就你一人嗎？她往身後一指，還有倆呢！果然又見一女生一男生，都是一年級的，學計算機。因為今天沒課，路過這裡見門開着就進來了。問她們知道梁實秋嗎？她們說，好像聽說過。

感謝雅舍，它讓梁實秋無心插柳成蔭，就開創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奠定了自己的文學地位。八年雅舍，成就了一代文學大師。

回到進門時的房間，旁邊還有一間書房。進去一看，靠窗有一張書桌；左邊牆下是一張八仙桌，上面放着棋盤和棋罐——彷彿主人剛剛下過棋出門去了。的確，雅士梁實秋離開雅舍出遠門了，而且再也沒有回來。一九四六年他回到北平，一九四九年一月去了廣州，同年六月去了台北，在台北建了一所房子，取名也叫「雅舍」，直至一九八七年逝世，終年八十四……



蕎麥

如畫（攝影）

李波

汪堦



「三頁瓦，蓋個廟，裡頭坐個白老道」，你猜，這個謎語的謎底是什麼？就是：蕎麥。

蕎麥是一年生植物，春夏間開小花，花白色；花梗細長。開花的蕎麥花非常美，歷代詩人都有詩詠蕎麥。如：白居易《村夜》：「獨出門前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溫庭筠《題盧處士山居》：「日暮飛鴉集，滿山蕎麥花」；宋·韓琦《觀稼問北園席上》：「雪鋪蕎麥花漫野，黛抹蔓菁滿畦」；清·管絃若《蕎麥花》：「秋雪架楊柳，秋雪秀葭葦。晚夏何處雪，連畦蕎麥花。」蕎麥開花，幾乎可與「千樹萬樹梨花開」的香雪海勝景相媲美。小時候我在山西讀書時就看到開花的蕎麥地，還聽到過關於《寒露和蕎麥》的民間故事。民間傳說告訴我們一個機智女子的故事及蕎麥在寒露季節到來前收割的農事狀況，應證了「立秋蕎麥白露花，寒露蕎麥收到家」的民諺。

其實，謎語中的實物應為蕎麥的果實，是一種乾果，大多為三稜型，形狀有三角形、長卵圓形等，黃褐色，光滑，可以去皮磨成粉，叫蕎麥麵。蕎麥古時就是良饌，宋代大詩人陸游的《蕎麥詩》：「城南城北如鋪雪，原野家家種蕎麥。霜時收少在家，餅餌今冬不憂窄。」就說明了蕎麥麵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蕎麥麵與小麥麵一樣，可以做各種麵食，主要有麵條、烙餅、煎餅、蕎麥餅、涼粉、灌腸及蕎麥粥等，其中蕎麥麵條及烙餅較為普遍，過去北方人吃得多一些。但現在有了蕎麥通心粉、蕎麥方便麵、蕎麥餅乾、蕎麥八寶粥以及以蕎麥為原料開發的蕎麥酒、蕎麥醋、蕎麥醬油等，再加上它不僅營養成分豐富、營養價值高，而且含有其他糧食作物所缺乏和不具有的特種微量元素及藥用成分，對現代「文明病」及中老年人腦血管疾病有預防和治療功能，因而受到大家的重視，越來越多的人喜歡上了它。據說，蕎麥麵是日本民間招待客人的主要飯食。韓國也是亞洲蕎麥的主要生產國和消費國。另外，剛搬進新居時日本人有一個習慣：給鄰居送蕎麥麵，希望能像長壽的蕎麥麵一樣長壽的意思。蕎麥麵看起來色澤不佳，但用它做成扒糕或麵條，佐以麻醬或羊肉湯，別具一番風味。蕎麥具有清理腸道沉積廢物的作用，因此民間稱之為「淨腸草」。平時在食用細糧的同時，經常食用一些蕎麥對身體很有好處。當然，蕎麥一次不可食用太多，否則易造成消化不良。脾胃虛寒、消化功能不佳、便秘腹瀉的人不宜食用。

蕎麥皮枕是天然材質的枕頭。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蕎麥：味甘，性溫，用其皮作枕，具有益氣力，蓄精神，安神明目之功」，是治療失眠和神經衰弱的神效綠色保健枕頭，特別適合於腦力工作者、失眠患者和中老年患者使用，且冬夏皆宜。蕎麥皮枕可以隨着頭部左右移動而改變形狀，睡起來十分舒服。但最好定期放在太陽下照射。現在，有不少人用蕎麥製成茶湯，可以洗臉（增白）、泡浴（去乏）、洗髮、美日、減肥……

鐵板上滋滋的冒着熱氣，是比較粗的夾了一些調料的麵條，澆了幾片茄子，味道還不錯。走的時候結賬，一千兩百日圓，折合人民幣八十元左右，小小的見識了一下日本的物價水平。

第二天，導遊領我們到大阪城參觀，大阪城是豐臣秀吉時代修建的，佔地約有三十多萬平米，城的周圍都是護城河環繞，護城河寬寬的，護城牆高高的，全是用巨大的石塊壘成，估計那時真有敵兵的話，但在日本卻恰恰相反，所以在一些古老的寺廟、建築群，會有很多烏鴉，黑黑的，不時的會「哇」的大叫一聲，嚇人一跳。那天是上午去的大阪城，天氣也很好，卻因為這些烏鴉，讓人平添一絲惆悵。

韓旭

應該有很多故事吧。據導遊介紹，大阪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經濟交通各方面都很發達，但隨車行到市裡，也就是六七點鐘的樣子吧，卻沒有感受到大阪市燈火輝煌的氣派，走在街道上，很少見到行人，燈光都是隱隱約約的，黯淡而且冷清。日本的大商店不像國內那樣，開到晚上很晚，一般六七點鐘就已經關門歇業了，看來街道的冷清可能也與這些有關。

我們到達大阪後，第一個目的地就是心齋橋，這裡是大阪的商業中心，果然，整個一條街都是燈火通明，人來人往，特別是一些年輕的女孩子，穿着漂亮的時裝，三三兩兩的在逛街，看起來很是悠閒舒適。日本的女孩子好像每個人都化妝，她們皮膚也很好，看起來很是清純可愛。心齋橋的小吃很有名，和朋友在一個快餐店裡叫了兩碗麵，這種麵有點像鐵板燒，

一抹江南似傾城



都說煙雨中的江南是最美的，煙雨中的西湖，更是一位神秘而令人神往的「女子」，她有着無可抵擋的魅力。

剛開始，我在前往杭州市的路上，心中一直有着淡淡的可惜，因為難得來到江南，卻又不能在親自看傳說中的「煙雨江南」，但或許是上天聽到了我心中的呼喚，一到杭州，天空已飄下了濛濛細雨。

一見雨，我便高興得不得了，撐了傘，直奔西湖而去，當踏入西湖的那一瞬間，我的心被震撼了，這樣的景色，想是天上也不曾有過的。

有了煙雨，西湖才顯得如此之美，一切便如水墨畫一般，迷迷在青黛，楊柳此時雖沒有二月的嬌嫩，遠處山巒沒有春天的青翠；但是，有了這一番煙雨的瀟瀟，一切都如水墨化開了一般，淡淡的，恍如鏡中之花，水中月，沉湎在詩情畫意之中。

夏天的荷花當然是開得最嬌嫩，也是最柔美的，粉色的荷花遍布在被雨水激盪開一圈圈水暈的湖面上；盛開在薄薄的水面上，散落在墨綠的荷葉上，被一抹清涼的，夾帶着細雨的微風搖晃起來，淡淡的荷花清香，一時間散開在煙雨迷濛的西湖之上，彷彿美人西施的朦朧清秀的臉龐，只有無盡的朦朧，無盡的柔美，不禁讓我想起那句詞「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站在斷橋之上，皆是滿眼的景，滿眼的美，「雷峰塔一訴說着白娘子與許仙的傳說，「三潭映月」映出了世間最美的影子，就算是西湖的一縷風，一抹霧，亦是滲透出千古的絕美，令人沉醉其中。

每回憶起這次的煙雨之旅，每每想起那夢中的煙雨西湖，總是無法令我輕易地逃脫其中，彷彿耳邊還是那船娘的「江南小調」，眼前還是那一幕幕煙雨的西湖……

大阪印象

申朝虹

今年春天，我和朋友有幸在這櫻花爛漫的季節，到著名的櫻花之國——日本旅遊。旅遊的第一個目的地是大阪。我們乘坐的飛機從青島的流亭機場起飛，兩個來鐘頭到達日本的大阪，不過，日本時間比北京時間要快一個小時，所以我們到達大阪機場的時候，已經是當地時間五點多了。

來機場迎接我們的導遊是一個台灣女人，中年，長的比較粗壯，一看就是那種能吃苦的女人。導遊自我介紹她因為年輕的時候到日本留學，認識了現在的丈夫，結婚以後改隨夫姓，讓我們叫她上野。在我印象中，好像日本女人都是在家相夫教子，不用上班的，她的年齡這樣大，卻還在為衣食而奔波，想必背後

應該有很多故事吧。據導遊介紹，大阪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經濟交通各方面都很發達，但隨車行到市裡，也就是六七點鐘的樣子吧，卻沒有感受到大阪市燈火輝煌的氣派，走在街道上，很少見到行人，燈光都是隱隱約約的，黯淡而且冷清。日本的大商店不像國內那樣，開到晚上很晚，一般六七點鐘就已經關門歇業了，看來街道的冷清可能也與這些有關。

我們到達大阪後，第一個目的地就是心齋橋，這裡是大阪的商業中心，果然，整個一條街都是燈火通明，人來人往，特別是一些年輕的女孩子，穿着漂亮的時裝，三三兩兩的在逛街，看起來很是悠閒舒適。日本的女孩子好像每個人都化妝，她們皮膚也很好，看起來很是清純可愛。心齋橋的小吃很有名，和朋友在一個快餐店裡叫了兩碗麵，這種麵有點像鐵板燒，

鐵板上滋滋的冒着熱氣，是比較粗的夾了一些調料的麵條，澆了幾片茄子，味道還不錯。走的時候結賬，一千兩百日圓，折合人民幣八十元左右，小小的見識了一下日本的物價水平。

第二天，導遊領我們到大阪城參觀，大阪城是豐臣秀吉時代修建的，佔地約有三十多萬平米，城的周圍都是護城河環繞，護城河寬寬的，護城牆高高的，全是用巨大的石塊壘成，估計那時真有敵兵的話，但在日本卻恰恰相反，所以在一些古老的寺廟、建築群，會有很多烏鴉，黑黑的，不時的會「哇」的大叫一聲，嚇人一跳。那天是上午去的大阪城，天氣也很好，卻因為這些烏鴉，讓人平添一絲惆悵。